

我们的节日

端午琐记

柏川

端午韵悠长

家乡的端午，有系花绳儿的风俗。花绳儿是用五色丝线拧成的，赤、白、黄、绿、蓝，非常漂亮。每到端午，全村孩子的手腕上和脚腕上，都被花花绿绿的花绳儿装扮起来，过节的氛围也因这些花绳儿变得斑斓多彩。

村里的老人说，端午系花绳，不光是图好看，主要是用来防蛇。小时候，我从没见过真正的蛇，地里的蚯蚓、田野上的蜈蚣，还有别的细长小虫，我都会误认成蛇。

我真正对蛇产生认知，是从《白蛇传》开始的。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借着高平平板秧歌《断桥》，把白素贞的形象深深印在了我心里。至今，我依然能清晰想起母亲唱《断桥》的模样：在爬满绿秧的瓜棚下，母亲坐在一张缠着军用皮带的小马扎上。她身旁放着两只大铁盆，一只盛着清水，水里泡着青青的粽叶和白白的麻绳；另一只里面堆满黄澄澄的软米和红枣。被清水浸过的软米和红枣，黄得丰盈，红得温润，瓜叶间漏下细碎的阳光照在上面，泛出诱人的光泽。一群妇女围着母亲和两只铁盆，一边包粽子，一边听母亲唱秧歌。这个时候，母亲常会唱起《断桥》。唱完之后，她便说起故事的来龙去脉：端午当日，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现出原形，吓死了许仙。许仙苏醒后，便悄悄出走，后来又在法海的掬掬下前往金山寺。白素贞水漫金山，之后和小青逃到断桥，偏偏遇上许仙，一时间肝肠寸断，唱出了《断桥十不该》。母亲唱《断桥》时满怀感慨，从一不该一口气唱到十不该，唱到最后一句“实实的不该来啊”，眼眶里蓄满了泪水。院子里一片寂静，静得仿佛能听见泪珠滚落的声响。

缓过神来，母亲总会叹息着说：“一条蛇如此有情有义啊！”

也正因此，我对蛇的认知，并非来自动物常识，而是源自神话故事。这也形成了我童年对爱情的理解，这份认知真切地影响了我许多年。我甚至天真地认为，蛇本是女子的真身，是爱之神、情之神、美之属。这般善良美好的生灵，人们为何还要系花绳防备

呢？年少时，我常常坐在老院的豆架旁思索这个问题。有一回夜里，我还梦见手腕上的花绳变成了蛇，一圈圈将我缠住，我吓得大哭着惊醒。

后来读了些书，了解到不少和端午相关的典故。但书里记载的端午由来、屈原投江的故事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在村里的认知中，都是陌生的。村里人并不知道端午和屈原有关。在他们眼中，端午和所有节日一样，只是四季流转里，需要遵循特定仪式的日子。他们从不去追溯习俗的来历，也从从不质疑祖辈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。只管打理一日三餐，耕耘土地庄稼。

村里曾出过一位名叫杨风楼诗人。他一生笔耕不辍，写了一辈子诗，可村里没有一个人读过他的作品。因为在村民看来，寻常生活就不需要诗歌。他们耕种田地，秋收夏忙，每逢端午，便聚在我家搭着豆架、瓜棚的院子里，围着盛着清水、粽叶、软米和红枣的大铁盆，分食粽子，闲谈家常，听母亲唱秧歌。欢声笑语飘出老院，传到街巷，又会引来更多邻里相聚。满院粽叶的清香伴着阵阵笑声，让端午比其他节日更有韵味，也藏着更多故事。这便是村里人最本真的诗意生活。

拨花绳，是端午最具风情的事，就连老人也会参与其中。母亲有一只竹编的针线篮，里面放着各式针线用具：木制的拨旋儿、银亮的顶针，大大小小的针都插在缠满棉线的木陀上。最让我新奇的，是那一包彩色丝线，摸上去凉滑柔软，让人爱不释手。

端午到来的前几日，母亲便会从箱中取出这些丝线，丝丝间萦绕着淡淡的樟脑气味。我一直不清楚这些丝线的来历。在清贫简陋的家中，这般鲜亮的丝线算得上稀罕物，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。可我渐渐明白，这是母亲在清苦日子里，默默珍藏的一份雅致与心意。

如今我已记不清母亲拨花绳的细节，却清楚记得，她把捻好的花绳剪成长短不一的许多条，整整齐齐挂到老西屋的墙面上。清晨一觉醒来，手腕和脚腕上早已系好了一圈圈五色花绳，格外好看。我总会戴

着花绳跑到街上，给沿街吃早饭的乡邻看。村里的孩子们聚在一起，互相比较谁的花绳更好看。若是遇上雨天，花绳容易掉色，手腕、脚腕就会被染得红一道绿一道。母亲见了常会嗔怪：“再好的东西到了你身上，也保不住原样。”掉色的花绳经太阳一晒，便变得黯淡陈旧，失了半道光彩，只能解下来丢掉。花绳取下，这个端午也就算是过完了。

后来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再也没有人特意为我拨花绳了。可每到端午，我总会想起那些五彩绳线，它们如同一条条灵动的小蛇，游走在我的记忆深处。我总觉得，这五色花绳里仿佛藏着古老的密码，恰好与阴阳五行相契合。

后来翻阅《荆楚岁时记》，书中记载：仲夏时节阳气升腾，五月为仲夏，五月初五正是登高顺阳的好日子，故而端午也叫端阳节。

由此可见，端午的内涵并不只和屈原相关。而端午系花绳的习俗，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出现。《事物原始》中提到的五色印，便是后世的五彩彩带，其形制源自汉代礼制。汉代的桃印长六寸、宽三寸，上面绘有五色符文，悬挂在门首，和后世挂辟邪的做法十分相近。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盛行，五色之中，黄色代表中央，其余四色分别对应四方，五方与五色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寓意。想来，无论是江浙一带系百索子，还是我们北方系花绳，本意都是驱邪避瘟、祈求平安。

于我而言，这一根根花绳，满是思念。午饭时分，婆婆从菜篮里拿出一小截花绳，我的心头一动。婆婆说：“给你，买菜的时候人家送的。”我心里一阵温热，当即伸出了胳膊。她看了看说道：“不行，有点长，系脚上吧。”我便乖乖抬起脚。婆婆弯下腰，细心地为我系好花绳，缠好绳结，再慢慢直起身。我望着她眼角深深的皱纹，还有耳边翘起的几缕白发，鼻子猛地一酸。我和婆婆相伴二十年，朝夕相处，她早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就在这一刻，我忽然发觉，她的模样与神态，竟像极了远去的母亲。或许，这也是生活给予我的一份慰藉吧。

粽香里的岁月

任雪芬

又到每年的端午节。满城粽香氤氲而起，倏然便拽着思绪跌回旧时光里。

我的童年在太原市南肖墙43号院度过，这座寻常老院里，藏着一段令我久久难忘的端午往事——每到佳节，全院邻里围坐院中一同包粽子，热闹鲜活的画面至今清晰如昨。

43号院是三套院落，我家居于中院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刚踏入小学校门，懵懂孩童心中，端午最盼望的，便是满院萦绕不散的粽香。

妈妈不会包粽子。但是每年的端午节，妈妈都会早早去菜市场，细细挑选圆润糯米、红润蜜枣与柔韧粽叶，把糯米在大木桶里添水浸泡上好几天。待吸饱清水的米粒莹白饱满，再备好一应食材，登门去请邻居家的阿姨过来帮忙包粽子。那时的邻里之间热忱和善，几家人都搬着木桌围坐院中，粽叶翻飞、笑语连绵。

包完了，煮粽子就是各家爸爸的事情了。那时，每家都在院子里搭着简易灶台，灶台上架着沉甸甸的大铁锅。爸爸把粽子整整齐齐、一个压一个地码放到铁锅里，注上满锅的清水，炭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。煮粽子时，爸爸都会守在灶台边时刻关注着大铁锅里的粽子，不时掀开锅盖添入凉水，以防锅里的粽

子煮糊了。夜色漫过院墙，粽香顺着热气丝丝缕缕漫遍整座院落。我和弟弟总是在浓郁的粽香中醒来，揉着惺忪睡眼奔到锅边，迫不及待地吧唧煮一整晚的粽子一层层的青绿粽叶剥去，将香甜的糯米蘸上绵白糖，轻咬一口，香味沁人心脾。粽子在端午节前后是很多人家的主食，那些在大院里一起包粽子，一起谈笑风生的时光不经意间就悄悄溜走，融进了岁岁年年的端午烟火里。

说也奇怪，妈妈学了这么多年都拢不住粽叶，始终没能学会包粽子。我却在院里几位热心阿姨手把手的传授下早早熟手：先取两片粽叶交错叠卷成漏斗状，填满泡得莹润的糯米，中间嵌一颗蜜枣，再折下余叶严实实盖住米团，棉线绕上几圈牢牢捆紧，一只棱角周正的粽子便成型了。

那个时候，院里人家有收存粽叶的习惯，吃完的粽叶不扔，大家会细细洗净晾干，妥善收好，需要时再次利用。

从小学三年级开始，每逢端午我便为邻里搭手包粽子。端午前后，指尖终日萦绕粽叶清香，忙碌之余满心充实。这份亲手包粽子的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。

儿子很喜欢吃粽子，他小时候，每当端午节，我在厨房忙碌地包粽子时，他总好奇地在旁边围着灶台帮

着倒忙，小手抓着零碎粽叶胡乱缠绕，自己磕磕绊绊包一个扁扁的小三角形时，就会喜形于色地高喊着：“我也会包了，我也会包了。”家中有高压锅，大概煮半小时，关火焖一晚上，清晨起来，揭开锅盖，剥开来吃是口感最好的时候。水汽裹挟粽香扑面而来，满屋都是团圆的暖意。

2018年，我参加了省委统战部的扶贫工作，地点在中阳县枣坪村。深山村落民风淳朴，山野间的艾草长势旺盛，每到端午时节，会在村委会的食堂给村民和一起扶贫工作的同志包粽子吃。闲来还有村民拿来自家采摘的艾草，捆成束分给大家挂在门上，简简单单的粽子，为忙碌枯燥的驻村生活添了不少烟火乐趣。

这几年，随着年岁的增长，身体出现异常，需要注意饮食，甜糯难消化的粽子也成了我需要克制、少吃的一种食物。虽不能大块朵颐，但我依旧偏爱包粽子，指尖抚过柔韧粽叶，卷叶、填米、捆线一气呵成，看着那一个个棱角分明很是精致的粽子码满瓷盘，内心成就感满满。

每每粽香漫满屋子，总会忆起从前父亲守在灶台边彻夜煮粽的模样，那一幕成了独属于我的端午珍藏。儿时总绕着我打转的儿子如今定居成都，有了自己的小家，纵使相隔千里，逢年过节也时常视频闲话家常；当年老院朝夕相伴的邻里虽各迁新居，平日里偶遇闲谈，说起旧时一同包粽的光景，依旧分外亲切。旧院几经翻新，围坐庭院共裹粽叶的热闹场景虽难复刻，可那份邻里和睦、阖家相伴的温情，随粽沁入心脾。

艾草年年青绿，端午岁岁如期。旧人旧事藏进绵长粽香，那些温暖动人的细碎时光，都沉淀成心底柔软珍贵的回忆，伴我度端阳。

香囊迎端午

亚娟

我居住的小城，最能彰显端午气息的是一条步行街。这里常年坐着几位和蔼的老妈妈，守着一方小小的摊位，售卖亲手缝制的布鞋、细密的鞋垫、孩童嬉戏的沙包，一针一线皆是手工温度。每逢端午前夕，她们的小摊便多了节日独有的手工香囊。

这些纯手工缝制的香囊，不似机器制品那般规整刻板，自带朴素温润的烟火质感。色彩缤纷雅致，造型灵动鲜活，传统纹样搭配精巧针法，古朴中藏着细腻，拙稚里透着生机。清风穿街而过，满竿香囊随风轻摇，姿态万千；有的小巧玲珑如点点星辰，有的舒展雅致似盛放莲花，有的憨态可掬若乖巧小猫，有的灵动轻盈如逐浪小鱼。摇曳婆娑的香囊，层层叠叠，暗香浮动，牢牢牵引着来往行人的目光。不必闻粽香，不必见艾草，望见这满街的香囊，便知端午已款款而来。驻足走近，一缕清润淡雅的香气扑面而来，清幽绵长，沁人心脾，是独属于端午的温柔气息。

步行街人潮涌动，川流不息，喧嚣市井之中，几位老妈妈静坐一隅，安然从容。她们戴着老花镜，端坐在小板凳上，不惧喧嚣，潜心专注，一针一线细细赶制着端午香囊。岁月在她们的眉眼间刻下沧桑，沉淀出一双灵巧温柔的手。

制作香囊的工序看似简单，实则细致繁琐。老妈

们先从一个五彩边角布料中细细挑选、比对裁剪，取方正合适的布块。再打开老旧的针线盒，赤、黄、蓝、绿、紫各色丝线整齐排布，择线穿针，细细勾勒缝制。寻常零碎的布头，在她们娴熟的指尖翻转折叠、穿梭游走，片刻便勾勒出饱满圆润的香囊雏形。

雏形初成，她们便细细收齐线头，剪去多余边角，换用细彩线，在香囊的边角、领口处点缀刺绣，三两朵小巧碎花，清雅别致，生动灵动。又用明艳的红黄蓝彩线沿布边密密锁边，让小小的香囊更规整精致、结实耐用。布壳成型之后，便装入提前准备好的香料：醇厚的雄黄、清香的山艾、天然的花草干瓣、秘制的草本香料，满满装入囊内，压实抚平。随后一针一线细密缝合封口，针脚均匀密实、整齐有序，藏着经年累月的针线功底。最后缀上细碎垂顺的彩线流苏，再以五色丝线绾结成索，串束成串，一枚兼具颜值与心意的手工香囊，便悄然成型。

每一只手工香囊，都浸染着时光、心血与温度。方寸布料缠绕缕缕丝线，密密针脚织就玲珑模样，没有流水线的速成浮躁，只有慢时光沉淀的温柔烟火。这些老妈妈，历经半生风雨，尝遍生活五味，她们将岁月的阅历、生活的暖意、对世人的美好祈愿，都一针一线缝进了小小的香囊之中，让寻常风物，多了脉脉人情与温度。

老妈妈手工香囊摊的前方，整齐悬挂着琳琅满目的机器香囊，与手工香囊相映成趣。工业化制作的香囊，款式更为丰富多样，色彩鲜亮夺目，装饰精致华丽，视觉观感更为出彩。取材设计包罗万象，十二生肖灵动可爱，花鸟鱼虫栩栩如生，人物肖像惟妙惟肖，山河风物意境悠远，紧跟时代审美，款式新颖时尚。许多香囊还缀以吉祥寄语，“金榜题名”“好运连连”“平安健康”“出门见喜”，寥寥数语，字字温馨，承载着人们岁岁年年的美好期许。

往来行人途经摊位，总会忍不住驻足观望。最欢喜的莫过于孩童，三三两两围在香囊架前，叽叽喳喳、好奇张望。在孩子纯粹的眼眸里，每一枚香囊都新奇独特、光彩动人。清浅绵长的香气萦绕鼻尖，惹人喜爱，孩子们一个个缠着父母挑选心仪的样式。香囊物美价廉，几元钱便可收获一份端午诗意、一份平安祝愿，大人们大多欣然应允，成全孩子的小欢喜。

佩戴香囊，是中华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。与食粽、赛舟、插艾、挂蒲一般，根植于传统民俗，浸润着先民的生活智慧。古人深信，草木香料自带清灵之气，可祛秽避邪、驱虫净气、安神静心，小小香囊悬于衣襟、挂于身侧，便是守护安康、祈愿顺遂的美好信物，承载着代代中国人朴素纯粹的生活信仰。

每一年端午前夕，我都会带着女儿漫步步行街，沉浸式奔赴这场专属端午的香囊盛宴。

女儿驻足摊前，满眼欢喜，目不转睛地望着高悬的串串香囊，稚嫩的声音轻轻呢喃：“妈妈，我想要哪哪的。”顺着她的小手望去，是一枚红衣飒爽、灵动可爱的哪吒香囊。我取下香囊付款，轻轻系在女儿颈间。

又是一年端午至，一挂香囊，一脉传承。品不完民俗诗意，道不尽端午悠长文脉与人间烟火风情。

屈子报国情(外一首)

侯荣臻

汨罗江上赛龙舟，纪念屈子报国情。
千古传承爱国志，冀我华夏天下雄。

端午抒怀

屈子怒投汨罗江，爱国魂魂世代扬。
龙舟艾草驱鬼怪，厚积抒怀思国强。
龙舟竞发凯歌唱，号子震天传四方。
华夏壮我凌云志，实干兴邦报贤良。

龙舟竞渡

二妮

鼓声撞碎江面的晨光
一条彩舟，劈开层层波浪
木槳起落，拧成一股力量
号子飞扬，漫过两岸街巷

端午的风裹着呐喊与热望
每一次冲刺，都是热血的闯荡
千年习俗在浪花里流淌
一河欢腾，醉了整座晋阳

端午组诗

